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

水浒
一百零八将

根林
三才 徐溪 编写

索超 张清

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二

10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⑩

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二

根林　三才　徐溪　编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张金方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12

ISBN 7-5402-0765-5

Ⅰ.水… Ⅱ.张… Ⅲ.故事-儿童文学-中国-当代 Ⅳ.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4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26.00 元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委会

主　编：张金方

副主编：张根芳　宋　全

编　委：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

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

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

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

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

目　录

急先锋 索超

一、东郭争功 …… (1)

二、雪天被擒 …… (13)

三、殊途同归 …… (27)

四、魂断北关 …… (33)

没羽箭 张清

一、宋江义收没羽箭 …… (35)

二、平乱军计赚琼英 …… (43)

三、里应外合捣贼巢 …… (56)

四、征王庆再建功名 …… (62)

五、剿方腊沙场捐躯 …… (68)

美髯公 朱仝

一、仗义豪杰几次释友 …… (70)

二、失衙内被逼上梁山 …… (8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急先锋　索超

索超，梁山好汉之一，曾为京城大名府正牌军官，因武艺高超，为人正直义气，能征善战，且身先士卒，故被称为“急先锋”，雪天被擒后，归顺宋江，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征剿方腊时阵亡。

一、东郭争功

北京大名府留守司。

索超凭着一身武艺和直率的为人，深得兵马都监李成的赏识，谋了个正牌军官职，每日里操练兵马，带携徒弟，凡军营中发生了什么战事，一概舍命向前，上下官兵，纷纷敬服他，尊称他急先锋。

留守梁中书，讳世杰，本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仗着太师，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集文武大权于一手，气度非凡。能在他手下谋得一官半职，索超也满足了。更何况军营中人人信服于己。再说太平年间，文武官员真正有本领的少，一旦到真枪实棒的厮杀场面中，出头的还是自己这般对手。所以，平日里，索超绝不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同僚去相争，而是一心一意练好自己的武艺；交结一帮讲义气部下，发现里面有一些杰出的人才，就悉心点拨、指教，从

此，军营中他的名声越来越好，徒弟越来越多。

可自从二月初九，留守厅前两位公人解来一名犯人后，这军营中就如水中下石，掀起阵阵微澜……

只听这犯开口说道："我乃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

"那次因盖万岁山，皇上差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谁知那九个制使都平平安安，唯独小人押着那花石纲，经过了多少奔波，刚到黄河下船，就遭到罕遇的大风，打翻了货船，失陷了花石纲。小人心虚，心想，我这样徒手而归，岂不断送了苦苦得来的前程？

"从此，小人就流落他乡，尽心收取了一担儿钱物，暗暗回京，央人到枢密院打点，将那一担金银财宝买上告下，想保牢殿司府制使职役。东西送完了，方才拣文择字，上书申达，托人引见殿帅高太尉。

"殿帅厅上，那高俅把从前历史文书从头看了，大怒道：'既然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平平安安交纳了，偏偏你不行？更可恶的是你竟不来自首，长期潜逃在外，今天你知道回来了？就看你今天心诚，但远远抵消不了那罪名，还谈什么委用！'说罢，将文书一笔批倒，唤人将小人赶出殿帅府来。

"小人无奈，一步一步捱回宿店。身上连半文钱都没有了，只好去街头卖宝刀。不幸，碰着个牛二，被其死活缠着，小人性起，一刀宰了，多亏众街坊感念俺为民除害，纷纷作保求情，结果刺配贵地留守大人您处充军，还望大人大大开恩。"

杨志说完扑伏在地。

梁中书听了大喜，急说："制使你且起来。"一边吩咐：

“将制使枷锁除去。”然后又说：“你乃三代将门之后，我们早在东京就认得，只要制使改过，认真听用，还愁日后不发达么？”

杨志听了，面生喜色，自此在梁中书府中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见他勤快谨慎，就有心抬举他。不久便传下号令，叫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要去东郭门教场中比武试艺。

得此号令，索超也十分高兴。但凡军人，武艺第一紧要，教场比武，受看于千军万马之中，磊磊落落，输赢分明，这要比串门儿、塞礼物、求讨点官儿做做，强似百倍。这次试艺，就怕他点不到我；若是点到我，我必须使尽平生所学，尽情展示鸿鹄之志，也不枉为人一场！

自此，那些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走马灯似的，来到索超处串门。在这节骨眼上，大家一致公认，只有索超出马，才能真正代表大名府留守司的武艺水准。索超也十分开心，日日夜夜，带着徒弟们精心模拟训练，相互监督，找出纰漏，及时改进。

当夜，府中有人暗传出信来，说梁中书有意要抬举杨志做个军中副将，月支一份请受。那杨志说：“十八般武艺，自幼习学，件件不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梁中书大喜，赐与一副衣甲。

索超并无妒意，想那杨志，本是殿前制使，如今落魄到这步田地，既是梁留守倾心提携，也是美事一件。怕只怕这梁留守目中无光，自欺欺人，长他人之志也！凡事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他去吧！索超劝退诸军官，各自养精蓄锐。

转眼天明。

时当二月中旬，正值风和日暖之时。梁中书早饭已毕，带领杨志上马，前遮后拥，往东郭门来。教场中，大小军卒，几多官将，早已候着。

梁中书于演武厅前下马，来至厅上，在正中浑银交椅上坐下。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指挥使、团练使、正制使、统领使、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上百员将校。正将台上立着两个都监：李天王李成，闻大刀闻达，统领着全部军马，一齐朝梁中书呼三声喏。

这时，将台上竖起一面黄旗，两边列着50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擂来。品了三通画角，发了三通擂鼓，教场里鸦雀无声。

又见将台上竖起一面净平旗来，前后五军，一齐整肃。将台上麾动引军红旗，只闻鼓声响处，五百军列成两阵，军士各执器械在手。将台上白旗招动，两阵马军站立在面前，各把马勒住。

梁中书传下令来，叫副牌军周谨向前听令。

索超心头一震。这周谨是他手下徒弟，与自己相比，周谨只不过学了十之四五，断断不是杨志的对手。

好在这周谨倒还勇猛，听得呼唤后从右阵中跃出，跳下马，插了枪，暴雷似地应了个大喏。

梁中书道："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

周谨得了将令，绰枪上马，在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将手中枪使了几路，众人喝彩。

索超也表示满意。但这毕竟是在表演，扬长避短，全凭

自己把握，呆会儿敌我相对，就由不得你了。

果然，梁中书再也没有呼唤自家的将校上场，而是直接呼唤道："叫东京拨来的军健杨志。"

杨志转过厅前，唱个大喏。梁中书道："杨志，我知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配来此间。目今四方盗贼猖狂，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敢与周谨比试武艺高低吗？若能赢，便叫你代替他职。"

索超听了这话，暗暗替周谨担忧。这杨志本是武举出身，又是名将之后，真刀真枪，周谨哪里是他的对手？看来，此番周谨的性命，全部掌握在杨志的手上了。

只听杨志说："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钧旨。"梁中书叫取一匹战马来，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应付军器，教杨志披挂上马，与周谨比试。

杨志去厅后把取来的衣甲穿了，装束好，戴了头盔，插了弓箭、腰刀，提枪带马，从厅后跑将出来。

梁中书一见，先喜了三分。随即传令"着杨志与周谨比枪。"

周谨满面生怒："你这个贼配军敢来与我交枪！"说着，正欲出阵，却被索超拉住耳语了一番。

那边杨志出场，却被兵马都监李成喝道："且住！"接着上厅来禀复梁中书："复恩相：现在两人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但枪刀本是无情之物，只宜杀贼剿寇。今日军中自家比试，恐有损伤，轻则残疾，重则致命，此乃于军不利。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各人都穿皂衫，再见白点多者，当输。"

梁中书道："言之极当。"

索超用眼闪闪李成和周谨，露出宽慰的微笑。

此时杨志和周谨领了言语，都去演武厅后去了枪尖，各用毡片包了，缚成骨朵，身上皆换了皂衫，均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再各上马，出到阵前。

周谨跃马挺枪，直取杨志。杨志也拍马相迎。两个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搅做一团，扭做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两个斗了四五十合。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浑身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再看那杨志，只有左肩牌下一点白。

梁中书大喜。

呼唤周谨上厅，看了迹道："前官参你做了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行得南征北讨？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

索超听了，心中好不难受！只听得梁中书又说："叫杨志代替周谨职役。"

索超心里凉了半截。又听得管军兵马都监李成上厅禀复梁中书道："周谨枪法生疏，弓马熟娴，万万不可把他逐了职事，恐怕慢了军心。再叫周谨与杨志比箭如何？"梁中书道："言之极当。"再传下令来，叫杨志与周谨比箭。

两人得了将令，各自准备。杨志就弓袋内取出张弓来，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复道："恩相，弓箭发处，事不容情，恐有损伤，乞请钧旨。"

梁中书道："武夫比试，何虑伤残？但有本事，射死勿论。"

杨志得令，回到阵前。

索超望李成，李成传下言语，叫两个比箭好汉，各带一面遮箭牌，防护身体。两人遵命，各把遮箭防牌，绾在臂上。

杨志说道："总得有个先后，这样吧，就你先射三箭，然

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后再让我射。”

周谨听了，轻微地点了点头，恨不得一箭把杨志射个透明。

杨志毕竟军官出身，识破了他的心理，全不把他当回事。

当时将台上早青旗麾动，杨志拍马往南，周谨纵马赶来，将缰绳搭在马鞍鞒上，左手拿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满满地望杨志后心飕地一箭。杨志听得背后弓弦响，霍地一闪，往镫里一藏，那枝箭早射空了。周谨见一枝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壶里急取第二枝箭来，搭上弓弦，觑得真切，望后心猛拉一箭。杨志听得第二枝箭来，却不去镫里藏身，那枝箭风也似来，杨志将手中的弓梢一拨，那枝箭滴溜溜拨下草地去了。周谨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周谨把马一勒，那马也跑回来，就势赶将上去。那绿茸茸的芳草地上，八个马蹄勃喇喇风团似地疾飞。周谨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满满的，使尽平生气力，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后心窝上，只一箭射来。杨志听得弓弦响，扭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绰，绰在手上，便纵马入演武厅前，撇下周谨的箭。

索超见了大惊。只听梁中书传下号令，叫杨志射周谨三箭。

只见将台上又把青旗麾动。周谨撇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马望南而走。杨志在马上把腰只一纵，略将脚一拍，那马泼喇喇地便走。杨志先把弓虚扯一扯，周谨在马上听得脑后弓弦响，扭转身，便把防牌一挡，却接了个空。周谨想：“看来他只会使枪，确实不会使箭，等呆会儿他第二枝箭再虚

诈时，便喝住他，禀过恩相，就算我赢了。”

周谨的马早到教场南尽头，那马便转望演武厅来。杨志的马见周谨的马跑转来，那马也就回身。杨志早去壶中掣出一枝箭来，搭弓在弦上，心里想道：“射中他后心窝，必然致命。他和我又无冤无仇，我就射他无关紧要处就是了。”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一箭正中周谨左肩。周谨措手不及，翻身落马。那匹空马直跑过演武厅背后去了，众军卒忙前去抢救周谨。梁中书见了大喜，叫军政司便呈文立案，叫杨志接替了周谨职役。

杨志喜气洋洋，下了马，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充其职役。

不想阶下左边转上一个人叫道：“休要谢职，我和你比试比试！”杨志看那人时，只见他身材七尺以上长短，面圆耳大，唇阔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直到梁中书面前声了喏，禀道：“周谨患病未痊，精神不正，因此误输与杨志。小将不才，愿与杨志比试武艺，如若小将折半点便宜与杨志，休叫他接替周谨，便叫杨志替了小将职役，虽死而不怨。”

梁中书一看，不好了！正是索超。索超啊索超！你为人性急，撮盐入火，为国家，为兄弟，当先厮杀，奋不顾身，下官不是不知道你！只是今日下官一心要提拔杨志，要你出来瞎碰做什么哟！

谁知又钻出李成，下了将台，直到厅前禀复道：“相公，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必将好武艺，须知周谨不是对手，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艺，才见优劣。”

梁中书一笑，罢！罢！罢！便叫索超与他比试，让杨志一发赢了他，也好让众将无话好说！接着，便唤杨志上厅问道："你与索超比试武艺如何？"

杨志禀道："恩相将令，安敢有违。"

梁中书道："既然如此，你去厅后换了装束，好生披挂，叫甲仗库随行官取应用军器给你，就牵了我的马去上阵，小心在意，休小看与他。"

杨志谢了，自去装束。

这边李成紧紧吩咐索超："索超哇索超，你可得争气哇！大家都指望你啊！周谨是你徒弟，先自输了。你若再有些疏失，让他把俺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都借与你，小心在意，休叫折了锐气。"

索超谢过，也自去装束。

梁中书起身，走出阶前来，从人移过银交椅，直到月台栏杆边放下。梁中书坐定，左右祗候两行，唤打伞的撑开那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来，盖定在梁中书背后。

将台上传下将令，早把红旗招动。两边金鼓齐鸣，发一通擂。去那教场中两阵内，各放了个炮。炮响处，索超跑马入阵内，藏在门旗下；杨志也从阵中跑马入军中，直到门旗背后。

将台上又把黄旗招动，又发了一通擂，两军齐呐一声喊。教场中谁敢做声，静荡荡的。

再一声锣响，扯起净平白旗。两下众官没一个敢走动胡言说话，静静地立着。

将台上又把青旗招动，只见第三通战鼓响处，去那左边阵内门旗下徐徐分开。鸾铃响处，正牌军索超出马，直到阵

前，兜住马，拿军器在手，果是英雄豪杰。但见头带一顶熟钢狮子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镜护心；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额带；下穿一双斜皮气跨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箭；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是李都监那匹惯战能征雪白马。看那马，却是一匹好马。但见：色按庚辛，仿佛南山白额虎；毛堆腻粉，如同北海玉麒麟。冲得阵，跳得溪，喜战鼓，性如君子；负得重，走得远，惯嘶风，必是龙媒。胜如伍相梨花马，赛过秦王白玉驹。

左阵上急先锋索超兜住马，提着金蘸斧，立马在阵前。

右边阵内门旗徐徐分开，鸾铃响处，杨志提手中枪出马，直至阵前，勒住马，横着枪在手，果然勇猛。但见头戴一顶铺霜耀日镔铁盔，上撒着一把青缨；身穿一副钩嵌梅花榆叶甲，系一条红绒打就勒甲绦，前后兽面掩心；上笼着一领白罗生色花袍，垂着条紫绒飞带；脚蹬一双黄皮衬底靴；一张皮靶弓，数根凿子箭；手中挺着浑铁点钢枪；骑得是梁中书那匹火块赤千里嘶风马。看那马时，又是匹无敌的好马。但见：鬃分火焰，尾摆朝霞。浑身乱扫胭脂，两耳对攒红叶。清晨临紫塞，马蹄迸四点寒星；日暮转沙堤，就地滚一团火块。休言南极神驹，真乃寿亭赤兔。

右阵上青面兽杨志拈手中枪，勒坐下马，立于阵前。两边军将暗暗地喝彩，虽不知武艺如何，先见威风出众。

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销金令字旗，骤马而来，喝道："奉相公钧旨，叫你两个俱各用心，如有亏误处，定行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赏。"二人得令，纵马出阵，到教场中，两马相交，二般兵器并举。索超忿怒，抡手中大斧，拍马来战杨志。

杨志逞威，拈手中神枪，来迎索超。两个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各使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但见：征旗蔽日，杀气遮天。一个金蘸斧直奔顶门，一个浑铁枪不离心坎。这个是扶持社稷毗沙门，托塔李天王；那个是整顿江山掌金阙，天蓬大元帅。一个枪尖上吐一条火焰，一个斧刃中迸几道寒光。那个是七国中袁达重生，这个是三分内张飞出世。一个是巨灵神忿怒，挥大斧劈碎山根；一个如华光藏生嗔，仗金枪搠开地府。这个圆彪彪睁开双眼，胳喳喳斜砍斧头来；那个必剥剥咬碎牙关，火焰焰摇得枪杆断。各人窥破绽，那放半些闲。

两人斗到50余合，不分胜败。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喝彩不迭；阵面军士们纷纷感叹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好多次征，何曾见过这等一对好汉厮杀！"

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地叫："好啊！好啊！难得一对好将才！"闻达、李成只恐两个中伤了一个，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欲与他们分开。

将台上忽然奏起一声锣响！

索超、杨志恰斗到是处，各自要争功，哪里肯回马。旗牌官飞来叫道："两个好汉歇了，相公有令。"

索超、杨志方才收了手中军器，勒坐下马，各跑回阵来，立马在旗下。看着梁中书，只等将令。

李成、闻达走下将台，来到月台，禀复梁中书："相公，据这两个人的武艺，均推上乘，皆可重用。"

梁中书大喜，传下将令，唤索超、杨志。旗牌传令，唤两个来到厅前，下了马。小校接过军器，两人都上厅来，躬

身听令。梁中书叫取出两锭白银，两副表里，赏赐二人。随即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立了文案，即刻入班。

梁中书和大小军官，都在演武厅上筵宴。看看红日沉西，筵席已罢。梁中书上了马，众官员都送回府。索超、杨志两个新上任的提辖，骑着高头大马，头上戴着红花，左右拥护，朝东郭门进发。街道两边的百姓，扶老携幼，个个兴高彩烈。

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父老兄弟，为何如此兴奋？"

众老人都跪了禀道："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府，从未见过此等好汉将军比武，今日教场中见了这般手段，真乃国家有幸，大名有幸，所以欢天喜地。"

梁中书听了大喜。回到府中，众官各自散了。

索超早有一班兄弟候着，欢天喜地拖着他去作庆饮酒。

筵宴中，众兄弟纷纷夸赞索超英豪讲义，特别周谨，更是失声感激。此时索超十分平静，说："杨志的手段，兄弟们自然都见了，我们必须心悦诚服，更不要有门户之见，人家历经坎坷，得此机会升迁，实属不易，我们得心平气和，从此一家，友好相聚。"

索超的这番话，更赢得兄弟们的喝彩，纷纷道："索大哥真男子也！……"

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